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大水

曹文轩 著



DASHUI DASHUI DASHUI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ZHONGGUO DANGDAI SHAONIAN XIAOSHUO

大水

DASHUI

曹文轩 著

CAOWENXUAN ZHU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·绿蟾蜍丛书

大 水
曹文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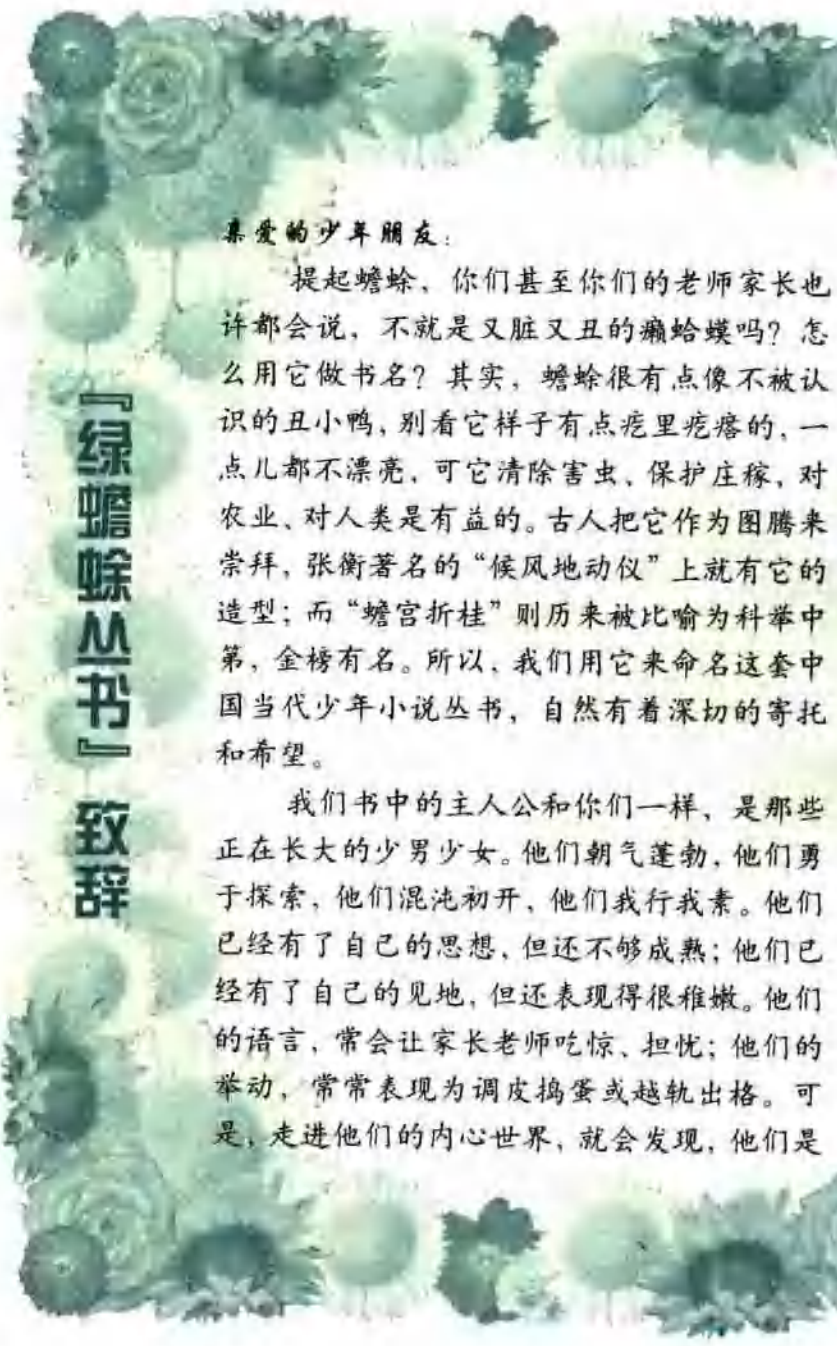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)
山东新华印刷厂(德州)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6.25印张 108千字 1998年5月第1版
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:00001—10000 定价:8.70元
ISBN 7-5434-3207-2/I·358



作者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文学作品集有《忧郁的田园》、《暮色笼罩下的祠堂》、《红葫芦》、《蔷薇谷》等。长篇小说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红瓦》等。主要学术性著作有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》、《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》等。作品被翻译为英、法、日等文字。作品曾获宋庆龄文学奖金奖、冰心文学大奖、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等学术奖、文学奖二十余种。



『绿蟾蜍丛书』 致辞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：

提起蟾蜍，你们甚至你们的老师家长也许都会说，不就是又脏又丑的癞蛤蟆吗？怎么用它做书名？其实，蟾蜍很有点像不被认识的丑小鸭，别看它样子有点疙里疙瘩的，一点儿都不漂亮，可它清除害虫、保护庄稼，对农业、对人类是有益的。古人把它作为图腾来崇拜，张衡著名的“候风地动仪”上就有它的造型；而“蟾宫折桂”则历来被比喻为科举中第，金榜有名。所以，我们用它来命名这套中国当代少年小说丛书，自然有着深切的寄托和希望。

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和你们一样，是那些正在长大的少男少女。他们朝气蓬勃，他们勇于探索，他们混沌初开，他们我行我素。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但还不够成熟；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，但还表现得很稚嫩。他们的语言，常会让家长老师吃惊、担忧；他们的举动，常常表现为调皮捣蛋或越轨出格。可是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是



『绿蟾蜍丛书』 致辞

那么质朴可爱，他们需要理解和关怀，需要得到应有的承认。他们就像蟾蜍一样，乍看上去可能会令人觉得别别扭扭不舒服，但仔细观察、了解，就会发现蕴藏其中的真善美。谁又能说活泼好动、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健康要素呢？谁又能说有过失和不足，甚至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必然经历呢？只要有了适当的引导，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爱护，他们是可以自我提高，成为对祖国、对社会有益的人。

“绿蟾蜍丛书”由北董先生主编，有十位热爱少年、理解少年、深受少年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撰写，书中反映的主要是当今少年的生活。愿你们通过这套书，能更好地认识自己、认识世界，做一个生活中的智者和强者。

绿蟾蜍——是充满活力和青春希望的象征；蟾宫折桂——是我们对每一位小读者的衷心祝福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8年3月





目录

■ 渔翁	(1)
ノ 红辣椒	(24)
※ 诛犬	(51)
● 红葫芦	(68)
☺ 阿雏	(88)
✦ 田螺	(113)
・ 蓝花	(138)
如 泥鳅	(157)
☞ 大水	(178)



渔翁

YUWENG



一

盛夏时，总有一轮巨大的赤日，在天空中炫耀着硫磺色的亮光，气温炎炎，灼人肌肤。到了中午，那热浪腾腾滚滚，空气里晃动着烟云样的强光，远处的房屋与树木，颤颤抖抖，都成了虚幻不定的影子。经常有些小旋风，把土路上的尘埃旋到空中，造成一根锥形的苍黄的柱子。河边的芦苇丛中，有一种声音怨屈、惨烈的怪鸟，不住声地啼唤。天气愈热，啼唤愈烈。闷热的天空下，似乎就只有这一单调之声，而这单调之声，由于是惟一的，又是持续不断的，于是把

那份燥热感更深刻地印上人的心头。

乌雀镇中学有一条纪律：夏日中午，不论男生女生，一律到校午睡，不得随意去自找阴凉之处，更不得下河游泳。午睡时，女生睡课桌，男生睡长凳。只有班长不睡。班长的任务是巡回于座位之间，严加监督。这莫名其妙的纪律，不知从何年立下，至今不改。总有几个人终于克制不住凉水的诱惑，去偷偷下河的。然而，你即使上岸之后晒干头发，把“不曾下过河”的样子装得天衣无缝，也难逃那个矮个子校长的检验。他先是用怀疑的目光对你一盯，然后问：“哪里去了？”下河的便撒谎：“上厕所拉屎去了。”“是吗？”就见他走过来，伸出那根有长指甲的小拇指，然后像用金刚石玻璃刀划玻璃那样，在你身上这么一划，你身上立即出现一道白迹。“你下河了，”他说，然后一指门外，“毒太阳下，晒一个小时。”

这天中午，真热得无处藏身。趁班长趴在讲台上打瞌睡的时候，我向好友马大沛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从教室后门溜了出来，然后，疯狂地直扑学校后面那条大河。离河边还有十几米远，我们就开始撕扯衣服。我看到马大沛把一颗钮扣都扯掉了。跳进水中之后，一股阴凉顿袭全身。那一刻，我二人心中便起一个念头：这一辈子，再也不要上岸去了。

我和他只管在水中浸泡与玩耍，竟然把午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忘了上课。等忽然想起，大概已

是下午第二节课正上着的时候了。两人坐在河坎上，将双腿浸在水中，心里想着怎么办。马大沛说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在河里呆它一个下午。”这么一说，两人心里倒踏实下来，游到一片树荫下，干脆玩起“鱼鹰抓鱼”的游戏来。

大约是在下午第三节课上了一半时，这次的违章偷泳，便生出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开头之后，曲折蜿蜒下去，竟然持续了许多日子——

当马大沛从水底抓我没有抓着，又一次露出水面时，高高地举起手，朝我叫着：“线卡！”

我甩了甩脑袋上的水珠问：“什么？”

我朝他游过去时，就见他手上托着一根没头没尾、似有无穷长的深棕色的线，道：“真是线卡。”

我们下意识地转动着脑袋，察看着四周的动静。当见远远有一只船行驶过来时，马大沛马上将线抓在手中沉没于水里。

我们两人对望着，兴奋不已。这里到处是水，有水便有捕鱼人。捕鱼的方法很多，有旋网、丝网、拉网、捣网、扳网，有簰（duàn）和罾（zēng）^①等。有一种捕鱼方法最蹊跷：把一条小船刷成白色，晚上，把它撑到河心，月光照着小白船，小白船就闪闪

① 簰：是拦河插在水里的竹栅栏，用来捕捉鱼虾。罾：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。

4 大水 罾

发亮，一种叫“白跳”的鱼，就会从水里跃起，在月光下翻一个好看的跟头，跌落在船舱里。这地方上的人，并不把鳊鱼这样的鱼

看得很值钱，最喜欢的是鲫鱼。婚丧嫁娶，酒席上必有一碗鲫鱼。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捕鲫鱼的手段：在一盘长达一两里地的线上（线用猪血反复染过），每隔四五尺远，拦腰拴一根长一公分的细竹枝。那竹枝两头削尖，并柔软得可以弯曲，直至两头相碰。然后用手一捏，削尖了的两头戳住一粒泡胖了的小麦。那竹枝叫“卡”，加上那根长线，全名叫“线卡”。卡在水中晃动着，觅食的鲫鱼见一粒金黄肥胖的麦子，认为好吃，便会过来一口吞下。此时，麦粒一下子脱落下来，那富有弹性的卡就会一下张开，一下子横在了鲫鱼的嗓子里，它就被卡住了。起初，它不明白突然间发生了什么，想从卡上甩下来。甩了一阵，见无用，便开始挣扎。挣扎了一通儿，终于没有了力气，并且明白自己遭了难逃的劫难，于是只好像树上的果实那样，挂在了线上。这一带的水面上，总能看到捕鲫鱼的小渔船。一天撒两回线卡，上下午各一回。上午约在十点钟的光景撒，收卡约在下午四点钟。收完卡，



便把船停在大桥下或树荫下开始穿麦粒，到傍晚时差不多穿完，天黑时再撒下，隔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再收卡。撒一次，大约两盘线。收卡那一阵，

是一段快乐时光。捕鱼人不住地往上收线，不时地就会看到一条鲫鱼在水中忽闪。捕鱼人把手伸进水中，很有分寸地把鲫鱼握在手中，然后摘下，放在盛了清水的船舱里。碰到大一点的，就会伸出一张罩网子，把它先网在网中，然后将其摘下。有地方水草多，鲫鱼挣扎时，会把线卡七缠八绕地与水草搅成死结。每逢这时，不能硬拽。捕鱼人会伸出一把装有长柄的好看如月牙的镰刀，在水中将水草割断。这时，随着几根绿丝带一样的水草漂起，一条鲫鱼也在水中泛着银光。捕鱼人心情快活，就会眼睛很亮地哼起水上的小调。

我很小时就喜欢看小渔船，看捕鱼人很潇洒地撒卡与收卡。

此刻，我心头忽地生出一个欲望：这回，我要自己收一次卡。我望着马大沛：“你敢收卡吗？”

那马大沛心头的欲望比我还大：“我有什么不敢收的？我正想收呢。”说罢，便朝前收去，线卡就不断地从他的手中滑过。

“让我收一会儿。”

马大沛不肯：“让我先收一会儿。”

水中翻起小小的浪花，随着马大沛的前行，一条鲫鱼出现在水面上。它在阳光下翻滚，银光粼粼，让人更增一番激动。

马大沛的手有点颤抖，声音也有点颤抖：“朱环，去弄一根柳枝，我好穿鱼。”我又看了一眼那条鲜活

的鱼，忙游到岸边去，从柳树上扯下一根柔韧的枝条。当我再回到马大沛身边时，水面上又有一条鲫鱼在翻滚了。那鲫鱼性大，打起一团团小水花。马大沛手中的线松了一下，它便往前游去，线立即就绷直了。因为力量的缘故，它的游动几乎飞出了水面，那形象真是生动。

“让我收一会儿。”

“不。”马大沛瞪着两只发亮的眼睛，望着那两条依然没有用尽力气的鱼。

“去你的吧，”我把他推到一边，将柳条扔给他，“你摘鱼，我收卡。”

他只好把线卡让给我。他摘第一条鱼时，那鱼作最后一次挣扎，居然从他手中钻出，在空中划了一道银弧，跌落在水中逃走了。

“你笨得像头猪。”

马大沛再摘下第二条鱼时，就很用劲攥着，等穿到柳条上之后，那鱼居然死了。

我收卡，马大沛管摘鱼往柳条上穿，不一会儿工夫，柳条上就穿了五条鱼。马大沛将柳条拴在裤腰里跟着我，不时地说：“让我收一会儿吧。”

不知收了多久，突然地，我犹豫了起来，环顾四周后问道：“还收吗？”

“收。”马大沛说完，把线卡从我手中夺了去。

现在是他收卡，我管摘鱼、穿鱼。

那鱼太诱人，使我们不肯立即放弃收卡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不停地迅捷地收下去。马大沛做事胆太大，又太鲁莽。他竟像拽一根粗绳索一样拽着线卡，身体把水弄得哗啦啦，嘴里还兴奋得不住地骂。那些不断出现的黑脊背和金黄脊背的鱼，那一条条跃动着的小小生命，使我二人处在一惊一乍、忘记一切的状态里。我们一点想不起来，那线卡是捕鱼人的，是不能收的。我们也一点想不起来，那线卡是捕鱼人的惟一的谋生手段。我们不顾一切地拽着（不能叫“收”），把那线卡弄得乱七八糟。我们一点也不怕糟蹋了它。混蛋的马大沛好几次因为鱼把线缠在水草上而拽不动，居然野蛮地把线卡往胳膊肘上一绕，然后猛一拽，不是拽起许多水草来，就是把鱼拽脱了，要不就把线拽断了。如果是拽断了，我们就往前游去几米，一起用脚或干脆潜到水底下去将它再寻找到，然后继续往前收去。

我们一直收到这条大河的尽头。

被鱼弄昏了头的马大沛突然地停住了：“咱们回去吧？”

“回去吧。”

他把线卡扔掉了。我们抢着往河边游去。我们收到三串鱼。游到河边时，我们才突然地意识到，我们原来并不在意最后要弄到多少条鱼，而仅仅是为了那个收卡的过程。我们扔掉了两串鱼，只留下了一串，

然后由马大沛提着上了岸。

上岸后，我们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静如死睡的河流，然后匆匆逃离了河边。

二

在小树林里，我们找来一些树枝点着，将那一串鱼烤了。但我们吃得并不香，各自印象不深地吃了吃，就走了。

我们都是住宿生。在教室上晚自习时，我总不能入神去看书或做作业。晚自习结束后，嘴里说是上厕所，却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河边上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河心插了一根竹篙，拴了一只小船，一盏四方灯挂在船篷上，正在夜风中摇曳着。

我马上就想到这是一只小渔船。

我闪到路边，在一棵楝树的阴影里蹲下，仔细地
向船上望着——

船头上，坐着一个赤着上身的老头儿。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将头微微向上勾着。头上是一片苍蓝的天空。当河上吹来风时，瘦骨嶙峋的小船就会在水上晃动起来。那灯光里，老头儿的巨大身影就会晃动在两边的河岸上。

河上慢慢地飘起雾来，竹篙上的油灯变得暗淡而

昏黄。

芦苇丛里，“纺纱娘”^①拖着悠长的声音，在这无声的夏日之夜，哀怨地叫着。树丛里，庄稼地里，淡紫的萤火虫光，幽灵一般地在闪动。极遥远的田野上，传来几声野雉短促而含混不清的叫声。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里，这小船，这油灯，这老头儿，犹如魂儿一样不宁地颤动着。

老头儿咳嗽起来，声音沙哑，苍老无力。他越咳越剧烈，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他的身影随着咳嗽在灯光下耸动着。很长时间之后，咳嗽才慢慢平息下来。后来，他叹息了一声。这一声叹息，使人觉得，有一阵使人打颤的凉风从林子里刮来。

我觉得有人站在了我身后，掉头一看，是马大沛。我们一起坐在树荫里，谁也不说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来到了河边。小渔船还拴在河心的竹篙上。油灯熄灭了，老头儿还坐在船上，只不过披了一件破烂的衣服。

太阳从河湾那头升起来了。我能清楚地看见船上的老头儿了。他确实很老了。他的颧骨很高，眼窝很深，嘴严重地瘪陷下去。他的脖子很细，露着一根一根粗粗的血管。他的眼神甚至比他的身体还要衰老。

船头上，是一团乱糟糟的线卡和两只破了的用来

① “纺纱娘”：一种擅叫的昆虫。

盛线卡的空筐。

老头儿转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。

我转身走了几步，听到他在叫我：“孩子——”

我站住了，回过头来望着他。

“你看到是谁收我的线卡了吗？”我摇摇头走了，越走越快。

整整一个白天，我再也没有到河边来。

三

这位不知来自何处、口音浓重的捕鱼老头儿，没有立即离开此地，而把船长久地停在这条河上。

当马大沛看到捕鱼老头儿将船撑进芦苇丛中时，跑回来对我说：“他想抓住收他线卡的人。”

我朝大河方向望了一眼：“他到哪儿去抓这收他线卡的人呢？”

然而，这一天，他却终于守到了那个所谓的偷收他的线卡并把他的线卡糟蹋了的人。

当时，我正在河边上。我看见老头儿如同一头饿极了的老豹，从岸边柳林里蹿出，跳上小渔船，然后往岸上一点竹篙，那船便“呼啦”一声出了芦苇丛，朝那个正在忘乎所以地收他线卡的人驶去。那线卡就是被我们糟蹋了的线卡。老头儿故意将它留在了水中。